

金瓶梅詞話校注

丁巳春月書



一明一蘭陵笑笑生 原著 馮其庸 顧問 白維國 卜鏡 校註

四



〔明〕蘭陵笑笑生 原著 馮其庸 顧問 白維國 卜鍵 校註

岳麓書社

金瓶梅詞話校注

馮其庸署

四

湘新登字 007 號

書名：金瓶梅詞話校註

原著者：〔明〕蘭陵笑笑生

校註者：白維國 卜 鍵

整理顧問：馮其庸

責任編輯：夏劍欽 潘運告 周 斌

裝幀設計：胡 穎

版式設計：周 斌 匡太平

印制監督：羅世平 陳彰洲

出版者：岳麓書社

發行所：岳麓書社（長沙市河西新民路）

印刷者：湖南省新華印刷一廠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廠

用紙：六十克金城紙

出版時間：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數：二〇〇萬

印張：九十·八七五

印數：三〇〇〇（套）

書號：ISBN 7-80520-599-X/1·347

定價：三百六十圓人民幣（全四冊）

目 錄

校註說明

校註者 (一)

校註《金瓶梅詞話》序

馮其庸 (一)

原序及引首詞

(一)

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一)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貪賄說風情 (六五)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一〇六)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一三六)

第五回 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鳩殺武大郎 (一五四)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一七三)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一八八)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二一九)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外傳 (二五〇)

1 《金瓶梅詞話校註》 目錄

第十回	武松充配孟州道	妻妾翫賞芙蓉亭	(二七二)
第十一回	金蓮激打孫雪娥	門慶梳籠李桂姐	(二九七)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貪財	(三二五)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牆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三六三)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送奸赴會	(三八七)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登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四一六)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慶喜追歡	(四四二)
第十七回	字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四六八)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四九四)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五二〇)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五五〇)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五八三)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六一九)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	(六三三)
第二十四回	陳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罵來旺婦	(六五五)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六七五)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	(六九九)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七三〇)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铁棍兒	(七五七)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七七五)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嘉官	(八〇六)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	(八二八)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渾趨時	(八六三)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八八三)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憤戳舌	(九〇九)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粧旦勸狎客	(九三八)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九七七)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九九六)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一〇一七)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一〇三七)
第四十回	抱孩兒瓶兒希寵	裝丫鬢金蓮市愛	(一〇八七)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户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	(一一〇一)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翫烟火	貴客高樓醉賞燈	……	(一一二一)
第四十三回	為失金西門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	(一一四七)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打夏景兒	……	(一一七二)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景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	(一一九〇)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雨雪	妻妾笑十龜兒卦	……	(一二〇八)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賍枉法	……	(一二四三)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叅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	(一二六〇)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餞行遇胡僧	……	(一二九〇)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	(一三二一)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住西門宅	……	(一三三七)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莫姑	……	(一三七六)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	……	(一四一三)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	(一四五四)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楊州送歌童	……	(一四七九)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賙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薦水秀才	……	(一五一二)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	(一五三四)

第五十八回	懷妬忌金蓮打秋菊	乞腊肉磨鏡叟訴冤	(一五七〇)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一六〇七)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暗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舖開張	(一六五三)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延請西門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一六七三)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登壇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一七二五)
第六十三回	親朋宿伴玉簫記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	(一七七四)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一八〇〇)
第六十五回	吳道迎殯頌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一八二一)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賭賄	黃真人牒度薦亡	(一八六六)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一九〇〇)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慫恿尋文嫂	(一九四〇)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一九七七)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僚廷叅朱太尉	(二〇一一)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二〇五五)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爲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解冤	(二一〇三)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二一五三)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黃氏卷	(二一九五)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愬言潘金蓮	(二二三〇)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二二七九)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鄭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二三三二)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翫燈請藍氏	(二三三五)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二四〇九)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二四五一)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二四六九)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下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二四八五)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二五〇〇)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二五一八)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下賣春梅	(二五三九)
第八十六回	孫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子售利嫁金蓮	(二五五七)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二五八一)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備府	吳月娘布施募緣僧	(二五九七)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誤入永福寺	(二六一五)

第九十回	來旺兒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二六三五)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衙內怒打玉簪兒	(二六五五)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二六七九)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二七〇四)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家店雪娥爲娼	(二七二八)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解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二七四八)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二七六八)
第九十七回	陳經濟守備府用事	薛嫂賣花說姻親	(二七八四)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二八〇三)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怒殺陳經濟	(二八二一)
第一百回	韓愛姐湖尋父母	普靜師薦拔群冤	(二八四一)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動靜謀爲〔一〕要三思，莫將煩惱自招之。

人生世上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144126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了一遍。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進任醫官，到上房明間內坐下。見正面灑金軟壁，兩邊安放春凳，曝夏暎〔二〕地平上鋪着毡毯，安放火盆。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五短身材，團面皮兒，黃白淨兒，樣樣兒不肥不瘦，身體兒不短不長，兩兩春山月鉤，一雙鳳眼纖長，春筍露甄妃之玉〔三〕，朱唇點漢署之香〔四〕。望上拜，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一椅坐下。琴童安放卓兒綿裯，月娘向袖口邊伸①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診脈。

良久，月娘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又浮澀〔五〕。雖有胎氣，有些榮衛失調〔六〕，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七〕。」

如今頭目不清，中脘有些阻滯^(八)，作其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胳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藥來，清胎理氣^(九)，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一〇)。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一一)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多囑^(一二)，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冷，望乞有暖宮丸藥^(一三)見賜來。」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悉言：「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心中駭然尊敬。西門慶在門前揖讓，上馬禮去，比尋日不同，倍加敬重。

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即使琴童拿盒兒騎馬討藥去。

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里裝定果盒，搽抹銀器，便說：「大娘，你頭裏還要出不去，怎麼知道你心中如此這般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三)：「不知那淫婦他怎麼的，行動管着俺們。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四)。」他不討了他口裏話，他怎麼

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鷄死，一鷄鳴〔二二〕。新來鷄兒打鳴不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嚟耶嚟，那裏有此話？俺每就代〔二四〕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要的不知好歹，行事兒有些勉強，恰似咬群出尖兒〔二四〕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二六〕。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哩！他怎的會悄悄聽人兒，行動拿話兒譏諷〔二七〕着人說話？』

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罷了，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二五〕。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把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里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里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二八〕他說的，他屋里拿豬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二九〕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三〇〕。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娘子在這里，你每兩個笑開了罷〔三一〕。你不然教他爹兩下裏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裏去，又不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每都在這定果盒，忙的了不得，落得他在屋裏是全躲貓兒〔三二〕，悄靜兒〔三三〕。俺每也饒不過他。大娘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娘子道：『姑娘也罷，

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裏都不好行走的。」那月娘連一聲也不言語。

這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娘，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豬毛繩子套了他來。」

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六姐^⑩，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才如此這般俺每對大娘說了，勸了他這一回，你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了不是兒罷。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頭^⑪。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⑫。你兩個已是見過話^⑬，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⑭。你去與他陪過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⑮。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裏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嚶耶嚶！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趕來的露水兒^⑯，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腳指頭兒也比不的。」玉樓道：「你由他^⑰說不是？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⑱，那就好？嫁了你的漢子，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⑲，白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⑳，損百株。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㉑。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㉒纔好。不管蝗蟲^㉓、螞蚱，一例都說着，——對着

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二九〕。俺每臉上就没些血兒？一切來往都罷了，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

那潘金蓮見他這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上髮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內。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沖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裏，隨親家打，我老身卻不敢說了。』那潘金蓮插燭也似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趕着玉樓打，直道〔三〇〕：『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眾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

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三一〕，打起老娘來了？』大娘子道：『這個你姊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聒聒的你每，大家〔三二〕廝擡廝敬〔三三〕，盡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兒扶持〔三四〕。』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禿攪着心裏〔三五〕！』玉樓也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兒打你一面口袋〔三四〕了。』便道：『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三五〕。』這金

蓮便洗手剔甲，在炕上與玉樓裝定果盒，不在話下。

那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廚役又在前邊大廚房內，烹炮蒸煮，燒錦纏羊，割獻花豬。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把丸藥送到玉樓房中，煎藥與月娘。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前日那根兒^⑧，下首裏只是有些怪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裏管下寒^{③④}的是。』按下後邊。

卻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看了卓席。西門慶陪他在卷棚內坐，宋御史又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早是^⑨我正要奉送公祖，猶恐見卻，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

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次問其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自知其本府胡正尹，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⑩。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御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卻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也要乞望公祖情盼^⑪。』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⑫，見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擢指

揮。亦望公祖提援^{〔三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俾他加陞本等職級^{〔四〇〕}，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四一〕}。」這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辦吏典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那書吏如同印板^{〔四二〕}刻在心上，不在話下。

正說話間，前廳鼓樂響，左右來報：「兩個老爹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叙禮。這宋御史慢慢才走出花園角門。眾官見畢禮數，觀其正中擺設大插卓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一簇盤大飲，五牲果品，甚是齊整；周圍卓席甚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補奉。」西門慶道：「豈有此禮。」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奉上茶來。眾官都說：「侯老先生那裏已各人差官邀去了，還在都府衙未起身哩。」兩邊伴長、樂工、鼓樂、笙笛、簫管、方響，在二門裏伺候的鐵桶相似。

看看等到午後時分，只見一疋報馬^{〔四三〕}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裏兩邊鼓樂一齊響起，眾官都出大門前邊接。宋御史在二門裏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四四〕}，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四五〕}，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眾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豸員領^{〔四六〕}、犀角帶，相讓而入。到于大廳上，叙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